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一百二十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六

與趙昌甫



罪戾之餘物色未已不知何以見惡如此之深甚可笑也近讀經書不得却自此古文章識得古人用意處然亦覺轉喉觸寸不敢下筆注解但時發一笑耳

來書所喻似皆未切事情心細與長孺言之後有的便樂必一一奉報要今日只可謹之又謹畏之又畏不可以目下小寬便自舒肆况所謂小寬者人已激而更甚乎豈乃以力營建中

而去前已去者將有復來之漸且繼之者與諸以待次者人不令公若其上心他然閑話發明善類未有少安之望也千萬與伯仲濟答此意敬公刊之安以俟之區區不勝真切之望也昨日得三誦仲書亦如獲常所料蓋遠方未見近報耳向讀學易集見其當紹聖元符之際然足憫處之狀令人傷歎不意今日乃見此境界寔在目前試取一觀亦足以爲法也

少時見此紫微與人書說交遊中時復抽了一語令人驚懼當時不理會得今乃親見此境

界也斯遠聞其喪偶不知果然否經年不行
書想亦畏偽學汚染也

李公詩多說此事情不能盡曉粗窺端緒亦不
難入解行持但玩其言猶是漢末文字可憐矣
言方初內照者亦隨時隨處可下功夫去心無
意於意病也

三言持可之庸閑歲即上計較平生已為優幸
學無為學不力有愧初心普書亦成不無遺憾
可曰便寫此少致問訊之意政遠千萬戒詩止
酒以時自愛善集均慶

谷江隱君

每承諄切之誨若將挈而實諸聖賢之域顧恐
殊未知所以仰稱期待教督之意而又未得親
奉指畫於前甚為向仰不勝此心之拳拳
與然所希汪洋博大不可涯涘仰見所造之深
所養之備縱橫貫穿上下馳騁無所窮竭底滯
雖若其之蒙昧誠不足以語此亦已昭然若發蒙
矣幸甚幸甚然竊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驗之
其大致規模不能有異獨於其間語夫進脩節
序之緩急先後則或未同蓋其之所聞以為天

義入神一句文義或不如如此恐如所論則日用
方外之一節似少功用耳及蒙垂諭再三每加
精密讀之恍然自失於直截根源處更無纖芥
可疑只是精義入神一句依前未免扭捏愚謂
大體已是正當即不須強以此句說合費多少
心方言語於道體無所發明於文理反有所累
其竊終疑之願平心以觀聖人立言之意當信
其非敢妄言而此句工夫自有所謂不但如來
喻所指而已拙於文詞又迫私冗來使不能久
駐於此非難知以吾文高明尤不難見若無義
以方外一節即儒者與異端又何異乎此似未
易以內外隔截看也前書別紙變化機要二者
之分亦非愚妄所曉竊意聖賢之言則一而見
之姿亦在學者所證本非有預如此分別也昔
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教先生令讀論語其人復
問論語中要切是何語先生云皆要切且孰讀
可也此語甚有味乍看似平淡沒可說只平淡
字有味所以其味無窮今人說得來驚天動地
非無捷徑可喜只是味短與此殊不倫矣且看
論語中一句一字孰有非要切之言者若學者

體會履踐得皆是性分內緊切處實事便從此
反本還源心與理一去豈有剩法哉若如吾文
所謂變化者則聖賢之門無有是也其莊老竺
學之緒餘乎反復以思未見其可大抵聖門立
言制行自有規矩非意所造乃義理之本然也
故日用之間內主於敬而行於義義不擇則不
精不精則雖其大體不離於道而言行或流於
詭妄則亦與道離而不自知矣故曰和順於道
德而理於義而孟子卷浩然之氣亦必曰是集
義所生者不識此為對仁之義乎為精微之義

若來喻所云乎且對仁之義亦何以知其不精

微也但大傳中精字之義不如此耳

一上之去
字疑

前幅所陳謬妄不中理之言必多蓋未敢以為
是而求正於左右切望指教區區之病正坐執
滯於文字言語之間未能脫然有貫通處其於
道體固患夫若存若亡而未有約卓之見耳但
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
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所謂義也精義
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
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稟釐委曲

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來教之云似於名言之間小有可疑雖非大指所係然亦學者發端下手處恐不可略故復陳之

與鄭景實

栗

示喻曲折亦是時態之常頃聞仙遊故相葉公之爲縣月計所湏令民以漸輸送故縣帑無餘積而月解無餘欠人甚便之竊計郡計既寬正當法此稍寬縣道之輸亦公私之利也但恐縣道難託別生它患此在高明必又有以制之耳

儲宰旣去爲怨家所誣亦寓公者爲之先後臺評所指遷學一事乃與賤跡相連士子有初不預謀者亦被流竄其事甚可笑或傳不止流竄於爾又可痛也蓋舊學基不佳衆欲遷之久矣儲宰一日自與邑中士子定議而某亦預焉其人則初不及知而其地亦不堪以葬也它時經由當自知之其可浩歎又不止如今所論也

與饒廷老

此間虞士朋與王阮同赴東府帥會乃其鄰郡鄉人必不使人攻之也姑少徐之當見底裏歸

宿也游誠之或云參選不得已歸臨海不知然否能碎千金之璧而眷眷於破釜何耶

伯啓聞已西去昨日得浙中書云子約之逆親戚有爲旁郡守者遂不復相聞未俗益偷乃至如此亦可歎也

所論極當初亦疑之後聞所得只是庶官恩例故不自嫌今旣不安下如且已止於未形尤爲深慮保狀已納還仲本印紙今并附其人持歸幸檢入元不爲發封也別用紙護之也三衢已差替人正則亦不成赴上矣丁生頃年代君

舉於桂陽日刻其詩集而屬君舉序之是時蓋求入社而不可得今日乃爲此言固小人之當態也

示及報狀只坡疏未見此其閑揆雖未易窺然其子勢規模亦不難見蓋已排黃子由之說而退之不久必別有勝負也元善已如雪川其子假日至此見養子之說愕然曰大人到彼又頭撞矣此語亦有味因見仲本可閑及之世間所傳坡文亦未必皆出其手可更詳之也某病起方得旬日無事比又苦傷風證候雖淺然服藥

發散出汗多倦乏不可言屋下濕潤坐不得閣
上又熱無着身處頗以爲苦耳誠之進退不決
何乃至此渠年幾與老拙只爭十來歲前途事
亦可知若時運來時又自非人力所及也
換問竟如何人生凡百信緣禍福之來豈計較
所能免見說賢者慮患過深幾至成疾何必爾
耶伯起想已赴班引矣中間道學二字標榜不
親切又不曾經官審驗多容偽濫近蒙易以偽
號又責保任虛實於是真贗始判矣

與張孟遠

老益衰百病交作處世能復幾時而季通子約
凶問常來令人感愴不能爲懷天之蒼蒼其果
有所愛惜耶抑都無之而直聽其白爾耶曆說
恨未得請餘誨康節之學固非止於爲曆然亦
不專爲知來如後世識緯之言也幸深考之復
以見教幸甚

歸來之後叨冒重疊已深愧仄不意又蒙收召
之恩顧念本末不應復有仕進之計而懇辭未
獲比不得已輒緣面奏封事之請妄陳瞽言政
使至前所論不過如此計此愚誠當蒙矜允得

遂退藏也然語默之間政爾難得由節此舉
是以語爲默差之毫釐則是反速其禍未知竟
何似耳子充當已改秩亦久不得渠消息也季
路之除甚慰物論供職當已久矣

衰病益侵自去冬來脚弱拘攣心腹痞痛日甚
一日服藥略無効驗懸車年及已言於郡丐上
告老之章而有司疑之交舊亦多以爲不可未
知竟如何然此意已決不復能顧利害得失也
友人游子蒙過武南宮行期偶緩過衢欲買舟
而無知識可託欲丐指麾幹事人相導之此公
定夫先生從孫論議文學皆有餘在此爲可與
晤語者計當自識之也

記得果老初謫衡陽有以詩送之者曰逢人深
閉口無事學梳頭此語有味可發一笑然亦不
得只作笑會也

答劉德脩

似聞祠官秩滿不知亦爲再請之計否耶東方
之事想日聞之其竟不免吏議然已晚矣正使
苟安亦何足爲輕重顧未知世道終何如耳餘
平時有人往來履常兄弟且如此昨得其書具

道所教戒令人感歎但觀時勢恐未有補徒促
禍耳機仲元善各已爲致盛意皆屬道謝子宜
在且春時得書其母年高不肯來就養其可念
子直罷廬陵後去之章貢外邑寓居亦不甚安
子壽問亦得書平父聞亦歸江陵却不得近書
也季章必已到關中文叔寓居不知爲况定何
如亦已託君亮附書問訊矣東溪志銘高古峻
潔法度森嚴而渾然不見刻瑯之迹三復歎仰
以得見爲幸老先生學行之懿遂託此文以不
朽矣春間當已就定惟不得陪素車之會也傳
之計亦已曩事其子弟幾人當能世其學也天
雖鐵杖石刻之况荷意甚厚第顧衰懦有不能
堪重以爲愧耳今年齒氣幸未大作但耳聾目
昏日以益甚書不海可頃而頃年整頓儀禮
書私居之人初爲中統又多在遠不能脫藁
深慮一日無以見人又恨地遠不得就明
者而正之

方念久不開動靜忽聞邸報有房陵之行爲之
悵然寤食得廢累日不能自釋不審彼以何目
此道自簡至房道里幾何取道何州關幾日而

後至風土氣候不至甚異否居處飲食能便安
否言更士民頗知相尊敬否吾道之窮一至於
此然亦久知會有此事但不謂便在目前耳偶
有鄂使託劉公度轉致此間如有的便亦望得
一字之報使知動靜少慰遠懷千萬之幸馮李
亦復不容季章得郡而名見乃弟疏中恐亦非
人文者李良仲鴻飛冥冥使人深羨第恨不得
扣其玄中之趣范文叔却幸未見物色想亦深
自悔也其足弱氣痛已半年矣杖策人扶僅能
略移跬步而腹脇脹滿不能俯案觀書作字一
切皆廢獨於長者未敢依例口占耳數日又加
右臂作痛寫字不成衰憊至此無復久存之理
承教無期尚冀以時深為世道自愛耳某隨例
納祿幸已得請中間蓋亦少有紛紛後雖粗定
然猶不免為從之之累亦可歎也

盡室游山大是一段奇事衰病窮蹙不復能出
門戶矣引領高風徒切歎仰李良仲恨未參識
聞其養生頗有奇効恨不得一扣玄旨參同契
絕無善本近校得一通令人刊行方就尚有紕
謬處今納一冊或因書煩為扣之渠必於此探

有得恐其有錯誤得筆示幸甚也。屬平以往者不及來者未聞而有長生度世之願亦是不堪時人之妄作而欲見其末梢作如何出場耳。每讀至此未嘗不發一大笑也。

與方耕道

問禮之意甚善。顧淺陋何足以議此舊所遵守者。溫公書儀程氏新禮耳。兩書想皆見之。擇其善者可也。嘉禮有日本合遣人致區區適此暮慘不得如願。想能亮之承許。改月來訪幸甚幸甚。

其

浙喻南軒病證極令人憂念。旦夕專人候之。當其拜狀也。幕客正要蚤晚從容密整。忠益來喻乃欲公應。措笏納劄。誦言殊不成。舉指聞之駭歎。如是乃是專欲引善歸已。明曲在人。非主人所以。里相招之意也。又况如此則必大激。同言之怒亦使主人難處。區區愚慮深為老兄憂之。方念正論哀息。吾黨甚孤。正當凡百詳審。委曲調護。使人無可指議。乃為盡善。若以小故先自乖離。外激眾怒。內致羣議。殊非策之得也。况向來所辟兩人游已。望風引却。今老兄若更做

去就豈不大損主人聲望至來喻所謂官吏縱弛此亦當以漸整頓豈容一旦遽行商君之令乎居上以寬恐南軒自有規模若一向糾之以猛恐非吾輩平日所講之意更請我之勿爲過舉幸甚幸甚

回劉知縣 諱君秀

嘗念兒時侍立先君之側見其每得杼山侍郎公書未嘗不把玩歎息而善藏之是時雖幼無所識知然窺其詞意筆蹟之妙亦意其超然非當世之士也其後僅三四年先君即弃諸孤蓋已不及見更化之日矣是以一時去國諸賢次第收用侍郎公亦再登近班而某賒伏窮山不得一拜牀下以脩子弟之恭至今以爲恨也不意世老得其賢孫而與之游幸亦甚矣三復來誨俯仰公昔甲子殆將一周又自歎其老而無聞也

卷之二 權郡商頌

丐祠之計前月半間已專人入郡度諸公見隣心已備從所欲矣昨慮便郡虛有勞費亦已預戒邸吏關白想徹台聽也近聞已除石寺簿爲

代與之亦有雅故其人豈第達於從政真足

惠一方矣

後周李公集
使部

答盧提翰

承問又為學之意足見志尚之遠甚慰甚慰蓋
嘗聞之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
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
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
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效矣幸哉
思而勉之幸甚幸甚

此有樂靜李公文集謾納一本其後序所云深
可以為干名求進之戒幸試觀之區區奉寄意
不在於文字也今兄寺簿詞翰兩絕把玩不能
去予然豈敢輒以無能之詞妄取僭越之譏回
書幸為遣行李集并往亦足以見區區也

答儲行之

所喻縷縷殊可駭歎此其意不在左右計必又
須齟齬播揚成一大事亦不可知然區區之心
有可以質於神明者以救民而獲罪亦所不敢
辭也批書遲緩亦且得寬心忍耐為佳聞建安
亦未得去宗安却已得好消息矣縣中近日六

繫幸已無它但西路之窘日迫官司要已再輸
上戶至八月初然無人監督以明者行之尚且
不免爲虛文況今日耶

適得蔡倉書尚有挽留之意若能領其悃款端
然一束千萬幸甚昨日劉居之相訪具言麻沙
事體云一種貧民至有餓而死者聞之惻然今
日文卿相過亦說諸處輪糶已足上戶便謂事
畢雖有米者亦不復糶最是崇化一鄉可慮梁
文亦亦言長平一帶小民般運崇安早穀日不
下百人或恐彼中土人爭占攔截亦能生事此
皆可深慮者竊意左右聞此亦不必待其劔戟
如林流血成川然後爲復來計矣且是日今便
覺上下人情不通有話便難出口適因蔡倉見
問已告之云不若便關諸司再煩左右一來權
領一職帶取印杖從問道直趨崇化麻沙往來
監糶并借置救荒事日付之簿尉以俟事之略
定而歸似亦無不可者不知雅意如何文卿亦
說縣中士民盛傳舊尹復來其意似亦可憐不
應便恣然弃之也適又與文卿說自今以往境
內有一夫不得其死一夫身被刀劊則左右

不得辭其責切幸察此苦言少回必去之志勿
信庸人徇已忘物之說以誤遠圖恐異日思之
不能無追悔也

向來此間行事得失當亦有可言者或謂
却是欠此偽學其言雖可笑然其不審於
意云何也

閑中讀書奉親足以自樂外物之來至賢所不
能必况吾人乎但新學一旦措手而委之庸冕
數日前已互遷象設令人憤歎不能已而一縣
下人若貴若賤若賢若愚無有以爲意者惟曾
堅伯相見新帥來以爲士子當相率訴之范仲
宣深以爲然而漠然無有應者此亦見人之識
見分量之不同也季通之行浩然無幾微不適
意立子服獨爲之涕泣流漣而不能已處事變
恤窮交亦兩得其理也

張鄭黃鄧相繼物故吕子約前月亦不起疾殊
可傷悼亦是氣運使然豈可專咎章子厚耶元
善到雪後一再得書殊恨失計初亦有所迫而
然失之不能斷决耳季通在湖南耳根却靜然
諸遷客聞高安之報想亦不免打草蛇驚也人

生由命非由他此言雖淺誠有味也
偶有自江西來者得東坡與何人手簡墨刻適
與意會今往一通可銘坐右也

東坡帖附見

示及數書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
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望公何乃爾耶
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
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使
相爲邑邑則與不學道者不大相遠矣凡
造道深至中必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

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故輒以狂言廣兄
意耳兄雖壙坎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
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
僕豈發此看訖便可火之不知者以爲詬
病也某惶恐

吾人不合偶得一官遂以官爲業一日投閒便
有食不足之歎彼此皆然然在此則身自當之
無所怨悔亦知賢者以親養之故不能不介意
也來春之行不知都下報者云何若非以鈎黨
之故則不與之不疑雖重坐但經赦宥便是無事人只是

一墮此城却恐未有出期雖然只是參選然亦
須甚參出人而前恐又重遭指目須更審而後
道道學告告詞詞傳聞數聯不曾見全篇尋常此等只拂
略說過今乃鋪叙如行遣禁從帥臣之體不知
果是誰筆因便幸略批喻也某却至今不曾受
告亦不見報行詞命喫俸半年未曾立案殊不
可堯也避地蓋出於不得已其他却無說但後
愛愛字疑兩司對移之命既行彼乃深怨以為自此發
之不知二公經年不通問也時論率兩三月須
有一番引作近報集議赦條不知意果如何恐

今卷之八續集卷六十八

亦只為諸已行遣人恐死灰之復然耳

張帥到未此公遽去朝廷不省所謂議者蓋深
惜之彼當已得其說矣來使方今還自府中適
此兩日所苦大作力疾草此不能究所欲言然
前書計亦非晚當至矣獨樂園圖思司馬守便
之官未暇刻得與之議為辨一互刻之亦佳但
其詩頗有誤字見山臺詩中陶通明乃陶隱居
之別號今作淵明當改正耳前賢遺迹正爾何
閑人事而使人想象愛慕不能忘雖不得復至
其處而猶欲見之圖畫之間使其流傳之廣且

遠而未至於泯滅然則爲士君子者其可不力於爲善哉

所喻批滿今始得之萬事達速自有時節固非人力所能爲也代人上書者不知得之何人此人固非佳士然恐亦未應遽至於此當更察之若其果然則誠爲狗彘不食其餘矣彼挾怨妄言者固自不足責也前日亦料從人不欲復過此亟折簡呼文卿令其往見固欲寄聲昨日得報乃云冬收方冗未能自後今承喻及有問道過門之意似亦未便幸更審之大抵欲面言者無它但欲每事詳審持重耳觀人之失亦坐自處未能深靜之故若處晦觀明處靜觀動則無不察矣

前日廖子晦歸說新朝已爲人所受想已聞之理勢自應爾也詞命已行乃東山之筆有益課入已之語渠自對人誦之不知已被受否聞其亦有之渠却云是同官作其勢不應如此但至今不下亦不見人傳誦必是醜詆以媚用事者而深藏以蓋其迹甚可笑也

帥幕無事可以讀書而西山南浦號爲天下勝

處公餘徒倚亦有足樂然亦更須擇交勿忘前
事之師乃所望耳小坡一著高似一著此甚不
易必是裏面說得轉了方下得此手脚然此亦
至危之機更須深自防衛一種細故得放過且
放過勿令人疑事事皆出於己乃爲佳耳鄒公
亦有安靜之說次第善類須少安也王巽伯未
能去否向語渠尋獨樂園圖摹刻流布不知曾
爲之否不及作書因見幸爲扣之也景初素守
於此可驗世路升沉何足深計但得此心無愧
所得多矣衛公近得書寄梅巖圖來初欲令作
記俄聞溪城之報且罷休矣甚愧不得一遊其
間并以文字結緣也至之且得如此亦是一事
大抵吾黨例多困窮只得存活得過但是十分
亨泰矣後之晚娶深入瘴地似不善便此邦之
侯一并通問亦依樣畫葫蘆答之不爲難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七

答黃子厚銖

罪戾之蹤不容掩覆竟蒙臺劾褫職罷祠昨日
已被省劄而李通遂有春陵之行已入府聽命
矣

示喻縷縷極感勤念然此何足置意中耶李通
只是編置無他刑名正緣有司欲秘其事却致
傳聞張皇前日就道臨老遠謫殊可念耳告訐
之門既啓世間羣小無非敵國便能因樹爲屋
自同備人亦已晚矣况不能耶死生禍福正當
付之造物耳

所說販貨事想已蒙留念矣今日復有數人來
云是六十二都人戶不知與昨日狀子是同都
否不免并煩契勘令社首保正等人結保具狀
來請恐亦只有三百來石勢亦不能廣及也社
首輩或自呼喚不得今一書至伯起託其喚集
幸爲付此輩自持去又恐去建陽遠俟見人數
即報彼縣般載來黃亭東岸等候人來請貸也
老兄閑中無事不合相擾然想閱此疲民不憚
少勞也

答丘子服齊

昨晚又承簡為慰謝字初不曉將謂有何異事
豕亥之訛乃爾可笑也唐人詩云昨夜秋風還
入戶登山臨水與如何閑咏此句其覺塊處之
憤憤而力未能出奈何奈何詩譜已得之未耶
御書闕已裝了龕子恐官司未暇及意欲自出
薄少而率諸朋舊共為之似亦不妨已畧說與
通理所欲議定喻及仍令匠氏畫圖來看也

老子荷留念載營魄之義說者皆失本意前日
因此偶思揚子說月未望則載魄于西與此字
義頗相似檢看諸家亦無一人說得是嘗草定
數語以辯之未暇錄去俟到此日可看也對禹
問以私意窺聖人崎嶇反仄不成說話而反譏
孟子為求其說而不得者其言之失非獨如來
喻所指也

前晚聞春陵信不佳昨日坐走後山渠家亦不
得的信但所傳甚子細恐必不妄志業精深今
豈復有此朋友為之悼歎不但為平生交好之
情而已也

示喻有科舉之累患意非科舉之累人人自累

耳所示論昨在寶幢曾聞此說渠已嘗輒語其
非試更思之得失有命似不必太徇時好也
前書問責沈時正擾擾不及報不知平父曾寄
去否此中無本沈是葉公之姓向來敬夫在桂
林刻本跋語中解此字義舊有本亦已盡矣
周子通書近時到處有本此本頃自刊定比它
本爲完可試讀之此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
簡質若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
不侔矣更有二先生集本皆爲人乞去俟他時
別寄也

與劉平父

承示及行在諸書已領今納胡丈書及陳賀二
公祭狀葉樞與沈倉書共甫與黃守劄子去平
父至彼可與伯脩昆仲孰議居止處如有意東
來即遣人持沈黃二緘授元履今見二公函道
曲折蓋共甫書中之說如此但前此某嘗妄發
卜居之議未有定論既而聞居泰寧之意甚決
且謂勸居建陽者皆挾黨徇私其說乖悖不知
誰主倡此說真賊伯脩昆仲者也夫范文素志
不欲居泰寧見於書札者非一况啓手足之際

又有道學失傳之歎不屬意可知矣今續息未定而異議紛然不顧義理之所安妄言同異雖其意謂范文爲不復有知其如義理有出於人心之所同然者不可幽明而殊觀也胡文之旨不約而同幸持以示脩崇老僕之言今可思未二公賻金尚在胡文許某不曉求田事諸公已屬元獲矣當於建陽近墓買田則建陽不憂食不足斷然可居無疑况近三世之墳墓而范文之門人子弟布滿左右伯脩兄弟動息必聞小有過失必有交謁而更諫之者其於范氏門戶

父長之計豈不優於入泰寧范文所不欲居之地去墳墓背朋友而自肆其心乎然則伯脩兄弟今日之計不患於食之不足而患乎身之不脩爲前人羞辱而已平父至彼便宜論此某月未至麻少或扶曳一至邵武不可知然此議之責今在平父向者某已不復有意啓口偶因胡文之言復發其狂

琴志已領看畢即納上亦方是五七十年來文字非古書也小報却納還言者聽者皆不易得但欠一行字耳草澤中却有此等人使人益深

素餐之愧也。

二南說未編次可及今爲之他日相聚裁之也
論語向看四篇似未浹熟可兼新舊看爲佳去
歲所治大抵未熟者今悉溫尋之爲善向數奉
語可錄出所作工夫次第作一紙時復省嘗了
與末了分數此最善可便爲之蓋雖相聚一年
所進業殊少所當爲而未爲者殊多今又疾病
如此羸頓勢未能出與兄相聚相聚亦思索講
究未得恐負太碩人與共甫兄相責望之意特
復奉白惟思之無事勿出入蓋共甫兄不在宅
中列無子弟門戶深閤書有不可勝虞者不惟
惰遊廢業爲不可且賓客至者談說戲笑度無
益於身事家事者少酬酢之則彼自不來矣切
祝且溫習勿廢使有常業而此心不放則異日
復相聚亦易收拾試思自去冬以來已過之日
多少其間用心處放蕩幾何存在幾何則亦可
以自警矣病倦不勝思慮

啓王樞使

便中忽拜手札之賜伏讀感慰不可具言蒙喻
干越之故悼歎閔惻見於詞旨前此亦聞首爲

力伸歸葬之請固已深歎服風詣之高足厲頽俗矣及此重太息也浮議汹汹至今未息嘯儔命侶日以益衆不知更欲何所爲者清源旣不免而信安已擯去近見所上纂述之書卒章頗有苦口之言亦不易也當今舊弼宿望中外所倚以開上心正國論者惟明公與益公而已竊計所以處此當有定論也此間親舊有自干越會葬而歸者亦得其長子書聞其動息頗詳然亦無可言者但令人隕涕而已如其賤迹固不足言而終歲力辭僅免近職初意自此可以少

安而後咎餘責侵陵未已亦未知終安所稅駕也舊有足疾歲須一發旬月以來正此爲苦加以目盲日甚重聽有加終日憤憤如土偶人已無復有生意矣彼何見疑之過耶湘西扁榜饒宰寄示得以仰觀非惟捷筆縱橫勢若飛動而心畫之正結體之全足伊觀者魄動神竦甚大惠也其前此妄意偶及於此而不敢容易以請輒因覩宰言之不謂便蒙開可遂得彈壓江山垂示永久湘中學者一何幸耶趙機宜得趨幕下書來極感知遇之意醴陵亦說甚荷容容翁

以見門下愛惜人材隨能器使之妙固無一物之遺也

第字恐誤

自邇以來衰病沈綿日就羸頓此凋隕漸盡之常無足爲門下言者今因鄉人李正通朝散祗役部下復此附稟其人明敏有才緩急之際可備繁使之末聞亦嘗得出入門牆竊計不待區區之言久已有以處之矣

又蒙不鄙俯垂訪逮此見高明之度不以爵位之崇名譽之顯才業之偉氣節之高自謂絕人而謙虛下問至於如此甚盛其盛顧其至愚本

失文公原書本末

輝

無知識加以疾病之餘思慮昏塞其何以辱嘉命然竊以謂知院參政平日尊主蒞民之心其素所蓄積者固有定論蓋不特士大夫知之而兒童走卒亦皆知之矣今日得其位而施之其先後緩急固宜自有次第但能益以天下之重自任而勉焉以固其志則天下受賜已不貲矣至於主張公論扶植善人袂去陰邪不使得乘間隙則願高明於此益加意焉實天下幸甚幸甚老生常談迂闊無取僭易塵瀆伏深愧懼

與方伯謔

閑中不能無爲而所讀書又不能隨衆備禮看
過口間趕趁程限甚覺辛苦偶記楊敬仲答人
書云恭惟某官讀聖人書既飽而嬉甚可笑然
亦多着題也

答俞壽翁

興國盜鑄曲折不知如何近聞淮上以此頗洵
洵朝廷深以爲憂遂以其事屬之葉正則不知
今果如何也所示周禮復古之書其間數處向
亦深以爲疑今得如此區別極爲明白但素讀
此書不熟未有以見其必然聞陳君舉講究頗

詳不知曾與之商量否欲破千古之疑正當不
憚子細討論必使無復纖毫間隙乃爲佳耳其
衰晚不天長子夭折忽已踰年念之痛割無復
生意以卜地未定尚未克葬初被湖南之命即
以此辭未報之間忽聞臨漳所請經界議格不
行不免自劾廟堂已許復備祠官而不欲以此
爲名雖已降旨促行却令別入文字月初已遣
人行計此月中必可拜命六十老翁餘年無幾
自此社門當不復出矣

示喻剛氣未能自克之病此正區區所深患方

當相與同謹佩書之戒耳大抵最要平時講
持養使此心常存義理常勝始有用力之地也
此間銅儀見說只一平環一側環一壘筒只用
手轉想見當時草創未盡得元祐舊制也

奉告且知條教已孚物情風動士勸民安姦凶
屏息此亦足以小試儒者之効矣更冀勉旃區
區又將於其大者觀之也誠齋歸袖翩然令人
慨想所寄石刻某偶在山間爲大兒治葬兒輩
留在家間未及快觀也武夷之會乃所深願而
未可得者也時踐言何幸如之但恐功名迫逐

不暇赴此寂寞之期耳因書誠齋多爲致謝屬
此悲冗未能占布也建陽新君粗有溪山之樂
然心緒不佳又多俗冗苦未得舒放懷抱也周
官復古正以此經不熟未得深考異時得面扣
其說庶幾了然無疑乃敢下語耳永嘉諸人說
此甚有與先儒不同處然頗祕其說亦未得扣
擊之也

示及先丈所著周禮復古編極荷不鄙往時先
丈固嘗以見寄矣其於此書素所不熟未敢容
易下語然當是時猶意其可一見而決也不謂

後來不遂此願至今遺恨况今方以偽學獲罪
聖朝杜門齟舌猶懼不免又安敢作為文字以
觸禍機乎

答曾景建

季通子約相逐而逝不謂天之無意於善人乃
如此每一念之輒為悲愴不能為懷也昨聞言
甫之歸方竊疑之伯豐之子乃如此尤可歎息
耳道夫以不得書為况如何因見致意便遽示
及書也方遣人探子約之視何日過上饒欲遣
季子往哭之近得玉山書則已過矣前日僅能
扶病一撫季通之柩也廬陵子一書煩為附的
便其人乃子約嘗寓其舍者也得不浮湛為幸

答余景思

朱趙相然淪沒深為可念聞宜春人欲留學古
卜葬於地遂為留居之計不知果然否魯叔子
弟幾人今皆年幾何莫亦能自卓立否欲作書
慰之以病未能當俟後便也

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為之必無不濟今
人多是自放懶了所以一網弛而衆目紊也承
喻立蘇忠勇祠於故居甚善甚善但其自今夏

一病至重今已累月尚未復常心力尤衰日前
欠人文字且辭之未得盡脫豈敢更承當此事
耶兼近日已辭林子方家墓碑之請亦恐不能
無嫌也

間中益得觀書當有深趣日月易得願益勉旃
若但如拙者既老而後有聞則享用已不能又
而無復可行之望矣直卿既歸想時得從容恐
講論不能無異同正當力究有未決者因來論
及不敢不盡鄙懷也

與陳同父

某扣首再拜訴哀叙謝略具前幅而痛苦之懷
終有不能以言語自見者三復來教及所示莫
文則已略盡之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自聞意
外之患既解而益急地遠無從詢知動息親舊
書來亦不能言其詳第切憂嘆而已數日前得
沈應光書乃報云云自是必可伸雪今日忽見
使人得并惠書乃知盲料亦誤中也急拆疾讀
悲喜交懷又念常年此時常蒙惠問不謂今歲
彼此况味乃如此又益以悼嘆也觀望既息黑
白自分千万更且寬以處之天日在上豈容有

此究何事也亡子卜葬已得地但陰陽未定况須
明年夏乃可窆今且殯在墳庵其婦子却且同
在建陽寓舍小孫壯實龐厚近小小不安然觀
其意氣橫逸却似可望賴有此少寬懷抱然每
抱撫之悲緒觸心殆不可爲懷也五夫所居眼
界殊惡不敢復歸已就此卜居矣然囊中纔有
數百千工役未十一二已掃而空矣將來更須
做債方可了辦甚悔始謀之率爾也但其處溪
山却儘可觀亡子素亦愛之今乃不及見此營
築念之又不可勝痛也莫文說盡事情已爲宣白

哀慟之餘哽咽不能自已此兒素知尊慕兄之
文此足以少慰之矣更有少懇將來葬處欲得
數語識之此子自幼秀慧生一兩月見文書即
喜笑咿嗚如誦讀狀小兒戲事見必學學必能
然已能輒弃去後來得親師友意其望之既而
雖稍懶廢然見其時道言語亦有可喜者但恐
其驚於浮華不欲以此獎之去年到婺以書歸
云異時還家決當盡捐他習刻意爲己之學私
竊喜之日望其歸不意其至此也痛哉痛哉尚
忍言之此語未嘗爲他人道以老兄素有教誨

獎就之意輒以不朽為託伏惟情而許之
幸甚更一兩月當遣人就請也莫禮有狀拜謝
但來人至江山遇盜頗有所失士令實到兩錄
云是他人所償此不敢留却封緘却可也
還本主也無以伴書白毛布一端往奉冬衣之
須華視至未有承教之期惟千萬自愛為禱其
叩首再拜

答李繼善書

熹頓首便中辱書為慰信後初寒侍疾在慶所
示疑義各以所見附于左方矣來喻甚精烈但
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疾折之六氣志氣薄而
少味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耳其餘曲折敬
子元思必能言今日疾作執筆且難不容盡布
惟冀以時自重不宣

熹再拜

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之七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八

答折憲名知常

示及先正樞密端明少師家傳一通拜受伏讀
得以仰窺精忠壯烈始終大致少慰生平尊慕
鄉往之心甚大幸也顧又重勤台喻必使次靈
以記堯道之碑則區區所以不敢僭易以承嘉
命者已悉具前書矣今雖鑄戒益勤孝思愈切
然在其私計利害之實則不能有加於前也伏
惟矜憐反復前說而改圖之使得免於不韙之
罪衆多之怨則其不勝千萬之幸

與黃知府

輒有不獲已之懇事涉鄉閭利病勢真迫切敢
忘分守已具公劄干冒公聽幸賜采覽斟酌行
下千萬幸甚前日迎候之初便蒙誨諭仰見仁
人之心視斯人之不獲真不啻若痒疥疾痛之
切其身竊意樂聞斯言不以爲罪是以敢布其
愚

撥米曲折固知仁民之切無所吝於此况又使
府自認脚質此尤出於望外下邑饑民荷更生
之賜感戴宜如何耶儲寧行已數日縣郭近村

可保無虞但崇化麻沙以西一帶素少旱田唐石乃全無之只此數十里間尚爾磬磬私居杜門亦不知其詳細為如何

聞有臺劾亦既施行而未有被受亦未見章疏遣書著銜頗有所礙幸辱情照或章疏已報行得賜指搗錄示為幸

昨蒙垂示報狀極荷眷念區區尋亦已拜恩命矣罪戾彰徹固不可逃然縣宰批罷一事至乃上玷清重尤切愧恐而不敢言明之稿計高明固已洞照其實矣至於友生連坐亦蒙矜念委曲

朱文公集卷八

二

火

周至益見仁人之用心為不可及感歎亡已但既鐫罷名書罪籍不知寄祿餘俸合與不合幫勘已戒幹人計會所司更乞台旨稽考法令然後施行恐不應得免貽後日之紛紛也

荅江清卿

蒙喻湖北書極荷不外但年來藏拙不敢復與外事又伯升書言周憲於麟之自有薦論之意而麟之不欲為自徇鬻者此意旨甚美竊謂寧少忍之以遂麟之之高不當共為煦濡之態以虧其一簣之功也

先夫人高識懿行宜得當世大賢紀述以誌後世而尊兄過聽誤以見屬自顧淺陋何以無此然以委重之勤慕仰之素勉竭其愚以承命今謹繕寫納呈幸賜裁訂而取舍之乃所願望即不可用不必過存形迹以累先德之美也向來所苦何疾今想已脫然矣細觀妙畫知目疾之向平為可喜也然中年氣血非前日之比服藥亦難見效惟有虛心調氣靜以養之庶或少可補助耳

答滕誠夫

部綱之役不辭而行甚善甚善親闈慈念固當眷戀然亦可更以王事靡盬之義反復寬譬乃為兩全也

與葉彥忠

易傳且留是正不妨易自伏羲始畫八卦畫文王重為六十四畫作繫卦彖辭周公作繫爻辭孔子作彖乃釋文王之象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而彖象繫辭各分上下是為十翼舊說如此承問及之示喻為學有緒尤以為慰且只如此用功旦夕

相見却得面論也大學近脩得稍平正前本亦不能無所偏耳

詩傳兩本頗為以新本校舊本其不同者依新本改正有紙批副在內恐與帖換也校時有五人對看一聽一讀乃佳善句可功夫當可異也

答李伯諫

某陸陸如昨無可言者兩月來修得數書亦有
一二論說文字甚思與老兄評之而相望
又無人抄得徒止鬱鬱想聞之亦不無歎也
比來觀書進學誘掖後進次第如何深所欲聞

因書弄及之為幸通鑑綱目三國以後草葉之
屬臨行忘記說及今想隨行有的便放付及幸
甚唐事已了但欲東漢之末接三國脩之庶幾
有緒易為力耳然伯起者亦尚悠悠近游誠之
伯起相過開爽可喜渠南北事甚熟或取過伯
起者託渠料理也

某碌碌之况已具前書通鑑文字近方得暇脩
得數卷南北朝者伯起不承當已託元善矣受
渠必能成之但見滌苦已殊費功夫蓋舊看正
史不熟倉卒無討頭要計今秋可了見到者

者望早付及此間村門山中尚不能免實文書
問之擾想官下少暇也壁記已在前音中但
記未成耳惡扎不堪用不若別託善書者書之
也周翰書詞傾倒相與甚至恨未識面耳子
兄金渠已認還七月以後息錢矣但書肆很須
日甚深用負愧要之此等自非吾曹所當爲官
其至此但恨收拾得又不好愈使人意不滿且
揚州書以別付迺去彼此各是破戒云覺難措
辭也此事長沙必能爲辨吾人徒自擾擾未必
有益第好笑耳因書亦當督之也

通鑑諸書全不得下功前此却備得晉事粗定
條例因事參考亦頗詳密但晉事只未列三卷
未到故前書泰速今承喻已寄少與更必是少
輿遺下不曾送來也此亦不難俟卒成之耳宋
以後事分屬張元善已備得大字數卷來尚未
得點勘若得年歲間無出入有人抄寫此甚不
難了但恐不得如人意耳六象似亦送少與不
知何故未到俟別募去近得曲江縣家舊
傳南安本殊丰厚精彩亦當改正也讀三想
味有可論者便中語及爲幸

欽夫此數時常得書論述甚多言仁及江西所
刊太極解蓋屢勸其收起印板似未甚以為然
不能深論也大抵近日議論語孟辭已見一二
篇雖無鄉時過高之失而寬縱甚率絕無檢
不知何故如此無由相見殊使人憂之長沙言
來說又分門編本朝事及作論為一書臨盜盜
之言有可取者亦載其中不知作此等文字是
何意思使人鄙理會不下因書書略謂之云云
又以為然不亦書肆之敗始謀不職理必至此
無可言者既照之後紛紛口語互相非毀更不
可理會幸已自批去不能復問晦伯必自報云
某於此知似放得下但馬謖夫易報空可一試
亦不近之甚佳但似太高不着題大凡文章要
因人變化而無包含不盡處乃為善言耳而
見欽夫文字病痛正是如此也近有文字數篇
及與伯恭問各數條偶當入城未能寄也

少懇以煩為尋思惟安常難經說及聞亦有
醫文六十餘卷等語或恐問傳得一本示及

本朝書

欽夫此數時常得書論述甚多言仁及江西所

東山省狀恐未達可就付中今日願也古德
情志益憤信臨風永歎不_三所云

答毛朋壽

向見季通說甚俊敏更能勉力操脩以世宗學
為作耳

大學文字季通者尚未為定本旦夕當取來更
為改正乃可傳也場屋之文固知賢者未能免
俗然先有以立乎其大者然後出而應之則得
失榮枯不能為吾累矣不識高川以為如何
就補遠行為崇親計此意甚美然古人亦有所
謂下以得於外者為親榮者亦不可不知也

答馬奇之楫

其衰晚疾病符盡朝夕無足言者細讀來示備
詳別後進學不倦之意世間萬事須臾變滅不
足置胸中惟有致知力行修身俟死為至意法
耳余正又博學強志亦不易得禮書中間商量
多未合處近方見其成編比舊無甚改易所謂
獨至無助者誠然然渠亦豈容它人之取也此
間所集諸家雜說未能如彼之好然儀禮正經
沒落注疏却差明白但功力頗多而衰病耗昏

朋友星散不能得了耳商伯時時得書講論精
密誠可嘉尚李敬子堅苦有志尤不易得近與
諸人皆已歸只有建昌二呂在此登晚講論粗
有條理足慰岑寂也

與王撫州 阮字南卿

南北形勢雖在遠方無由究悉然大槩亦可意
料目前固非危機交急之時其為長慮卻顧亦
豈一無可施設者竊謂方規素定其所區畫必
有次第卒蒙見告乃荷不鄙也某今年公私之
事皆七十矣疾病益衰氣痞滿腹足弱筋羸不

六文公集卷八十一

能轉動跬步之間亦須人扶乃能自致閉之然之
餘固無職事可効但尚忝階官義當納祿又不
敢自通牒奏懇求州郡累月僅得一申省狀方
此發去而聞臺評已及此事其間詞語不無添
意矣未知所請竟復如何然幸已少伸已志而
此外一切不復計也老兄承體從來清健六六
只如舊時否宣布之餘何以爲樂想二公登
馬橫槊賦詩正自不減當年湖海之氣也其人
趙雲相隨頗久今因其省親江津臨別此語
其人恐有可驕使君得讀不辜

與長子受之

目說授業請益隨厥例不得怠慢日問思索者
疑用冊子隨手別記候見費問不可釋放過所
置誨語歸安下處思省更切之言逐日誦記
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來

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消息
若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宜
然後往來之此亦不得出入一步居處
名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可行

禁喧詐

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恥辱

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
尤當深戒

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不善者

亦勿酬答

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

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
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
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
褻狎導人為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
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

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

勝已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

與之齊而後已

不期長少惟善者取

以上數條切實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為汝願之反之

而下

有無所不好事吾雖

不欲言而未免為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為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

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邪
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
行千萬努力

到婺州先討店棹歇泊定即盥櫛具刺去見呂
正字初見便稟其以大人之命遠來親依
先生講席之下禮合展拜僕蒙收留伏乞
端受便拜兩拜如未受即再致懇云未蒙
納拜不勝惶恐更望先生尊慈特賜容納
况某於門下自先祖父以來事契深厚切
望垂允又再拜起問寒暄畢又進言某晚

學小生久聞先生德義道學之盛今日幸
得瞻拜不勝慰幸坐定茶畢再起叙晚學
無知大人遣來從學之意竊聞先生至誠
樂育願期開允使某得早晚親炙不勝幸
甚又云來時大人拜意有書投納即出書
投之又進說大人再令拜稟限以地遠不
得瞻拜郎中公几筵今有音一姓令其年
獻今參拜之初未敢遽請咨來日再
下今弟宣教大人亦有書出矣
面納揖退略就坐又揖而起

將來宿食得云大人書次日將香再去

具刺并以刺謁其弟問着兩皆見之臨門下人

可知也見其茶罷便起稟某昨日稟知之

詣靈筵瞻拜更俟尊命如引入即詣靈

再拜焚香又再拜訖拜其兄弟兩拜進說

大人致問昨聞郎中文丈奄奔明時限以

地遠不獲奔慰不勝慘愴之私今某拜稟

切望以時節哀為道自愛又再拜趨出

涉學宿食去處即說昨蒙喻潘三教授許

借安泊大人之意不敢以其又寄其家恐

兩不獲便已自有書與之只恐其家借

一空闊房舍或近宅屋宇安下不知首言

何文托問婺州寄居前輩有姜子方者是李中

書之甥在婺州住建炎間曾從馬殿院仲

辟為撫喻司屬官今其家有何子弟

間見先生說吾問宗留守家子弟聞多有在婺

州者其家記錄留守公事頗詳不知可託

借傳一本不異墓誌亦是曾侍中作呂家必有

本也

文公集卷八

韋齋題祝公書跋

此書出白世一子寫

松奉孀子幸安小五娘九日八十五日午時先
娠生男子幸皆安樂自去年十二月初在建
州權職官聞有虜騎自江西入鄧武者遂棄
所攝孀家上政和寓龍寺五月初間董儀策
兵燒處州入龍泉買舟倉皇携家下南劍入
尤溪而某自以單車下福唐見程帥在福唐
聞賊兵破松溪隘駭駭東下已入建州攻南
劍甚急又匆匆自問道深尤溪六月十四日
早到縣而賊兵已在十數里外矣幸二舍弟
已般家深避是日即刻與縣官同走至家間
所遁處賊在延平為官軍所破倉皇自山路
欲遁下漳泉至此非其本心也過縣更不駐
不甚害人亦不縱火家中上下幸皆無恙而
隨行及留寓書中衣服文字之類皆無所損
矢比他人為尤幸也七月間方還縣而甌寧
土匪范汝為者出建劍之間其眾數千官
軍遇之輒潰諸司不免請乞和安已還狀受
犒設將散其眾無何大兵自會稽而來必欲進
討昨日方報大兵冒昧入賊巢喪失數千人

賊勢又震大略自今夏以來未嘗有一枕之
安此懷如何得程壽隆近書云鄉里頗相讓
不詳言其故度切近江淞其可憂當不啻此
惟聚糧深遯勿以一豪珍幣自隨乃爲一策
此中雖城居但日久爲遁入深山之計生意
草草凡事苟且不知百年未滿之間如此者
更幾時而後定邪來書謂其懶於從仕非也
中士士大夫以官爲家如農夫之於田其敢
惰邪但未能進行在閩閩中所有不過糧局
遠不過三五月道里有遠近使不便攜家即
厚費獨行又非便是以且此踰藏意亦欲俟
來春無事一走會稽別當奉報晉道帥福辟
得一員屬官須京朝官六年又未曾參部一
切差遣皆礙是以甘參差也裘四以此頗忠
懇可任所忻逢王當擾攘中遂不告而亡情
理不復可耐今此復來察其意色不復可割
畜命口米就食而衣宿客舍然地遠難得人
力更往彼此資以通耗且鬻糜不絕猶冀而
可鞭策耳方賊至六月間在封中衆四亦在
彼數人知之不至却妄云其在福建矣

又云賊破福州皆妄言也婺源先廬所在
寐未嘗忘也來書相勸以歸當俟 國家
復中州南北大定歸未晚也

內弟祝康國出示先君子與外大父書熹之不
肖於是始生故書中及之今六十有四年捧玩
手澤涕血交零敬書其後而歸之紹熙癸丑十
二月七日孤朝散郎秘閣脩撰主管南京鴻慶
宮熹謹書

跋韋齋書昆陽賦

爲兒甥讀光武紀至昆陽之戰熹問何以能若
是爲道梗槩欣然領解故書蘇子瞻昆陽賦畀
之子瞻作此賦時方二十一二歲耳筆力豪壯
不減司馬相如也 韋齋
此書亦當低一字

紹興庚申熹年十一歲先君罷官 行朝來寓
建陽登高丘氏之居暇日手書此賦以授熹爲
說古今成敗興亡大致慨然久之於今忽忽五
十有九年矣病中因覽蘇集追念時昔如昨日
事而孤露之餘霜露永感爲之泫然 流涕不能
白已復書此以示兒輩云慶元戊子 四月朔旦

跋陸務觀詩

漠漠炊煙村遠近
瑟瑟籬鼓城西東
三
殘燕裏一曲清江淡靄中
外物已忘如弊屣
此身無伴等羈鴻
夫寒寂寞籬門晚
又見浮生一歲窮

季扎聞歌小雅而識其愚而不貳怒而不傷者
近世東坡公讀柳子厚南澗中題乃得其憂中有樂
樂中有憂者而深悲之放翁之詩如此後之君子
其必有以處之矣
慶元己未七月二十日雲谷老人觀陳希真所藏為記其後

跋魏丞相使虜帖

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會諸侯于東都此
壽皇帝當日之本心也屈已和戎豈其獲已然非丞相
壽春公之深謀壯節猶幾不足以成之豈興事造功之
果為不易耶公之子熊夢出此宸翰以示臣熹適當奉諱
之後捧玩摧裂涕泗交零謹拜手稽首而識其下方云



